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2-13

齐鲁晚报

2021年11月18日
星期四

沂蒙山乡村医生的“规矩”

□朱茂强

巍巍沂蒙山区，有一座因为战役而闻名的“孟良崮”。山脚下，有个冯氏中医世家。生于1905年的冯贵三，是当地闻名遐迩的“红色乡医”。早年间，他为生计所迫闯过关东，加入过抗日组织“大刀会”，后来成为一名抗联战士。在日军重兵清剿之下，冯贵三不断转移，独自投奔了在临沂开中医药铺的拜把兄弟刘天厚。

在这里，冯贵三开始学习中医“针灸”知识，得到了当地刘氏中医针灸的真传，也成了他之后一辈子养家糊口、行善济世的依靠。在家人的规劝下，冯贵三返回山东老家，一边行医一边秘密抗日，成为八路军的地下联络员。利用自己乡村医生的身份，他四处收集情报，通过地下党组织传播给部队。同时，又给八路军干部战士看病开药。他的家，也是八路军的“秘密联络点”。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又成为解放军的“后勤留守站”。

冯贵三行医有自己的一套“规矩”。他从来不在病人家里吃饭，也不喝酒不吸烟，不要任何礼物。他对子女们说：“从医这一行，一定不能在病人家吃饭，人家有病，千万不能麻烦人家，喝碗开水可以，给东西不能拿，更不能要钱。”在他眼中，病患不论贫富都一视同仁，随到随诊，有求必应。1989年2月，84岁的冯贵三逝世，很多受过他恩惠的乡亲纷纷前来吊唁。

冯贵三有八个儿女。儿子冯光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和嘱托，以一名普通乡医的身份，工作了六十多年。

冯光启出生于1939年，从15岁开始，冯光启跟着父亲学针灸。他照图上的穴位，试探着在自己的身上练针，体验针深针浅在身体上的反射。

1958年，为推广中医，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，当时的沂南县岸堤乡开办第一期乡村保健员针灸班。在父亲的传授下，已经初步掌握针灸技术的冯光启，为了深造和从理论上系统学习，第一个报名参加。在学习期间，他既是学员，又是先生，与老师一起探索，与学员一起切磋交流。他的谦虚、好学、助人给老师和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深得老师和学员的好评。

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指引，加之父亲在实践中的言传身教，冯光启的针灸技艺不断提升。虽然年纪轻轻，但冯光启“神医”的名字不胫而走，传到县外、省外。很多患者在亲属的陪同下慕名而来。当时虽然交通不便，但冯家庄里常有上百名

一个简陋的药箱，装满了各家各户的离合悲欢。乡村医生，踩遍了沂蒙山沂水的沟坎，行走于村舍田间。常伴烈日风霜，经年披星戴月，但他们的视界里总有浓郁的生机与希望。

乡村医生与所在的村子及村民，缔结着某种秘而不宣的默契。他们没有标准的诊室或者病房，也缺少先进的仪器设备，常常借助别无分号的经验开药方。他们生于乡野，长于乡野，也融于乡野。敬畏天命、通达人情，从群体形象上，被村民们视作值得尊敬的“文化人”。



冯光启(左)在诊治患者

外地求医者到来，等着冯氏父子进行诊疗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，冯光启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精神疾病诊疗上。精神疾病和癫痫等病症，在当时的乡村里并不罕见，然而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，患者投医无门的状况很常见。此类疾病病因不清，病症顽固，复发率高。一旦家里有了病人，整个家庭都会承受经济上、精神上的痛苦。

冯光启在熟练掌握针灸技术的基础上，不断探索、验证和提高。他到医学书籍中求知识，研案例，刨底寻根；他向有经验的同行求教，一起切磋、探讨。他克服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，破解一个个医学难题。

然而，跟精神病人打交道是很难的。从辩证施治阶段的交流，到具体的诊疗过程，都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耐心。冯光启的脸上，不知挨过患者多少突然“袭击”的巴掌。挂彩都是常有的事；同时为了试验针法，他的身上也布满了针眼。

然而，在冯光启看来，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当看着患者一点点趋向于清醒，逐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生，他便从心底感到欣慰。久而久之，他也像父亲一样，形成了自己的“规矩”。

冯光启曾经接诊过新泰市的婆媳俩。两人因家庭琐事引发矛盾，争吵不断，后来同时患上了精神疾病。

经常一言不合就发作，开始相互对骂或者攻击。家人为此痛苦不堪，后来慕名而来。冯光启把脉问诊，对症扎针，并辅以药物。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，婆媳俩痊愈。同时，冯光启又给她们讲了一些家庭和睦的道理，让她们重归于好。出院时，婆媳俩第一次相互挽着胳膊，向冯光启齐声致谢。

沂南县高里街一女性在去集市的路上，突发疾病，口不能语，行动痴呆。住了八个月的院，家里背了一身债，不见效果。丈夫提出离婚，撒手不管，家人在走投无路下，找到冯光启。在治疗期间，冯光启一边开导患者的丈夫，一边想办法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。四十多天后，患者病症消失，治愈出院。回家的那天，丈夫既感谢又愧疚，对冯光启说，你治好了我媳妇的病，也治好了我的“心病”。

“心病还需心药医”，是冯光启行医的准则。在他看来，精神疾病的形成有着各种客观原因，如果不用真正的仁心厚德去疏导调理积弊，即便病症一时好了，未来也有复发的可能。蒙阴县垛庄有位年轻女性患者，遭到了娘家和婆家的抛弃，后来被好心人送到冯光启的诊所，在冯光启的治疗下，姑娘精神一天天好转，有了应有的青春风采。后来，冯光启托媒人给姑娘介绍了对象，重新组建了幸福的家庭。姑娘后来生育了一双儿女，现在当了奶奶，她也把冯光启视为再生的父亲。

在父亲“不给病人添麻烦”的嘱咐之下，冯光启将这个“规矩”传承了下来。

除了正常的诊疗，他心里还有一份牵挂。对乡里那些孤寡、独居、残疾的老人，冯光启心中总有一份“档案”。什么时候该针灸了，什么时候药吃完了，他总是像“钟表”一样，准时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有时，老人心里过意不去，拿出手里攥出汗的几元几角钱给冯光启。冯光启笑着说，就当我是“孝敬”您老了，在这些老人心中，乡医冯光启比亲人还亲。

冯光启有六个儿女，一大家子人在挣工分吃饭的年代，生活过得拮据艰辛。但他宁愿委屈儿女，也要尽最大努力，把温暖送给患者和其家人。

有一年春节，家家户户炸萝卜丸子，为过年准备“美食”。冯光启的老伴起早贪黑炸了半筐萝卜丸子，几个半拉大的儿女望着丸子盼过年。午饭时分，在诊所忙完的冯光启急匆匆赶回来，饭还没顾得上吃，就拿了几张包食品用的纸，将筐里的丸子分成几袋，最后偌大的筐里剩下十几个丸子，留给家里人。

2019年，老乡医冯光启平静地离开，享年80岁。父子两代人，终究回归了这片厮守半生的大山，告别了一直惦记着的乡亲们。

如今，冯光启的儿女们依然秉持着一辈辈传下来的“规矩”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是家风，也是医德。

“父亲就是我做人、行医的标杆和榜样”。冯光启的女儿冯秀梅，也成为了一位医生。在她心中，父亲的形象是高大的，父亲的心境是朴素的。年少时，她并不能理解父亲为何要把家里来之不易的食物分给患者，而等到自己走上医生岗位，才明白这些举动，是一个乡村医生的情怀与担当。

如今冯秀梅也像她的父亲一样，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，关爱弱势群体并资助困难患者。她大力宣扬沂蒙精神，成立了“红嫂协会”；先后被山东省委、省政府授予“扶贫助残先进个人”，记个人一等功；2020年，获得山东省“五一劳动”奖章。她更期待传承父辈的精神，把医院办成“仁爱医院”“温情医院”。

几代人的传承，让冯氏中医世家，在当地已成为一个品牌。虽然乡村医生的故事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在与山乡田野紧密勾连的岁月中，在与天时人情不断融合中形成的那些宝贵的“规矩”，至今依然熠熠生辉，经久闪亮。

齐鸿照的教育救国之路

□齐鲁田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何思源先生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，作为何思源省立六中同班同学，长期担任省教育厅督学的齐鸿照先生是其得力助手，为推动山东教育发展，特别是为发展师范教育和“乡村建设运动”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齐鸿照1891年3月29日出生于定陶县陈集镇齐庄村。齐氏家族是当地较有名望的耕读世家，重视传统教育，其祖父、父亲和叔父均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间文人，并获得一定的功名，他们信奉耕读传家的优秀传统，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事业。齐鸿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，自幼聪明好学，接受了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，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。

齐鸿照的青少年时代，恰逢中国的动荡变革时期。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，废科举，兴学堂，成为一种时代潮流，1905年9月2日，清廷上谕宣布“自丙午科为始，所有乡、会试一律停止。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。”科举制的废除，致使传统的读经一科举一仕进的人生正途堵塞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齐鸿照从原来只需读四书五经的私塾教育转而接受启发民智的

新式学堂教育，后来以优异成绩升入曹州公立中学堂，该校后于1914年7月正式重组为山东省立第六中学（今菏泽一中）。齐鸿照是学校重组更名后的第一届毕业生，191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（今北京师范大学）国文科。

在省立六中学习阶段，对齐鸿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省立六中时任校长王鸿一和骨干成员丛永生、葛象一等先生均是革命志士，多曾留学海外，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，又有新潮的思想观念。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，他们确立了省立的办学宗旨：“以发展青年身心，培养健全国民，兼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的人。”这样的教育理念，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。当时的省立六中，教育质量之高，被誉为“江北第一名校”。

在1935年编辑的《山东省六中一瞥》序言中，何思源深情回忆说：“长江以北能与之抗衡的學校，只有保定的育德中學，北平的師大附中。以學校為單位，每年每次升學人數與考取之比率，在長江以北各中學中，我們的學校占第一位。”正是在省立六中学习阶段，齐鸿照树立了教育救国的人生理想，立志从事教

育事业，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，他进一步开阔了视野，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，毕业后到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任教。

何思源1928年开始担任省教育厅长，致力于以当时最先进的教育模式改造山东地方教育。由他组建的省教育厅班底，从厅长到科长的9位主要官员中，6人留学美国，1人留学英国，1人留学日本，1人北师大毕业。作为中学同学，何思源深刻了解齐鸿照的学识、能力和人品，力邀齐鸿照回到山东济南担任省教育厅督学。从1929年5月至1938年5月，齐鸿照长期担任此职，成为何思源的得力助手，为推动何思源所倡导的“求生教育”和梁漱溟的“乡村建设运动”做出了突出贡献。自1929年5月25日起，齐鸿照兼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，对在1928年发生的“济南五三惨案”中被日军炮火毁坏的馆舍进行修葺，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图书和仪器标本。

齐鸿照具有浓厚的家乡情结，十分关注和支持家乡菏泽的教育事业发展。1930年他积极推动创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，并将校址选定在菏泽，1934年改名为山东省立菏泽师范学校，并兼任校长职务。据资料记载，截止到1935年，省立五师的学

生多达16个班，450余人，省立五师学制六年，分为前期师范和后期师范。1935年他又兼任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所设之乡村建设师范学校校长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齐鸿照组织菏泽师范学校师生辗转进入河南。当时“山东流亡学校近50所，学生两千余人，教员五百余名，教员大多数来自省立、县立学校。1938年5月底，山东流亡学校到达湖北老河口（今襄阳老河口市），教育部派专员杜光坝到山东流亡学校，并宣布：教育部接收山东流亡学校，命名为‘国立湖北中学’。校长由省教育厅三科科长杨展云充任，学校设高中部、初职部、高农部，一分校、二分校、三分校、四分校等。同时为抗战宣传、教育服务，成立战区教师服务团。学校教职调整后，没有编入国立湖北中学的教员编入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，因湖北地区为战时第五战区，后又名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五服务团”，齐鸿照兼任小学教育组组长，1943年教师服务团解散。

抗战胜利后，齐鸿照放不下所挚爱的教育事业，后任职于南京市立第二女子中学，1950年病逝，1970年10月12日病逝于南京。

□美编：陈明丽
□编辑：李皓冰